

# 新潮

(刊週)  
期三卷四

〈版出日七十二月一年五卅〉

## 局部衝突爲何還不停止

于遠

停戰令發出已十餘日，調處執行部派出的執行小組，已經出發工作，交通最不便的地區，也應該接到停戰命令了，然而，槍聲却依然沒有停止。有些地方，軍事衝突較十三日下午十二時以前還更激烈，被共軍攻佔的城鎮，據政府公布，一星期內，已達十九處，鐵路線上的車站，還不在內，各鐵路局方面，本已出動工程隊開始修復被毀地段，都一一被阻折回，帶去備用的材料，如鋼軌枕木，也悉數遭劫，新的破壞行動，仍在繼續，地雷爆炸，電線被斬，熱境共軍，更在積極調兵遣將，準備大規模的行動。

看這樣的消息，就像在看一幕幕痛心的悲劇，自己殺自己的英雄們，何其如此英勇，全國人民一致呼籲督促的全面停戰，何其如此不易達到，而經過雙方負責人親手簽過字的協定和命令，又何其如此難以生效呵！全國人民的口已乾了，淚已乾了，停戰！停戰！勇士們究竟要到那一天方肯自願放下槍刀啊！

究竟是誰違背停戰命令，破壞停戰協定呢？國軍嗎？國軍各處都在退讓，鐵路工程隊業已出發，交通主管當局，樂觀地預計一月後可望津浦平漢二路全線通車，而且我們可以相信，國軍是絕對可以服從蔣委員長命令的，所以，即使是新華社，他也沒有說過國軍有進兵佔地的行動。然則，共軍呢？事實清楚明白的表現了，是共軍並不能做到全部遵令停戰，而且還正以種種說法，曲解停戰命令，以掩飾自己破壞停戰的行爲。

據共軍說：東北不在停戰命令規定範圍（？）所以可以攻佔營口；日軍不能撤離原地集中到指定地點解除武裝，而須向共軍繳械；又據周恩來先生生政協會報告，說浙東華南都還有衝突，對於修復鐵路，共軍以武裝告訴修路工程隊說：「修路時期還沒有到！」

所有這些，真使我們無限遺憾，停戰命令明明載明：「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行動一律停止」，爲何却要解釋東北不在停戰範圍以內，難道如此便可，在東北自由繼續內戰嗎？停戰是當當事人任何一方真心誠意去執行的，絕不能將命令當作是一種勉強的束縛，從字行角落中去尋找隱微的根據，而無論從黨聯歡迎我們去接收的事實看，從停戰命令的附錄規定第二項看（「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主權因而開入東北七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行動並不影響。」），如果共軍是誠意實踐停戰的，早就應該自動撤離東北，避免衝突，爲什麼還要曲解條文，公然攻佔營口？

關於對日偽的受降工作，依共軍的說法，以爲現在還在駐地待命集中的日偽軍，必須向共軍繳械，否則便可進攻，以武力解決，美其名爲「消滅敵偽」，其實，日軍之集中大城市受降，偽軍之編遣，都應該而且已經聽從蔣委員長命令而行的，要他們向非政府指定的部隊就地繳械，當然不願，而且破壞了受降的步驟，如果共軍爲了爭奪槍械彈藥而向這些日偽軍進攻，顯然就是蔑視政府命令擴大內戰的行爲。爲今之計，共軍應忠實遵守協定，執行命令，不得托詞向這些業已向政府投降的日偽軍進攻，即使對於受降工作，還有意見和爭執，儘可依照停戰協定第二項，提出三人委員會去協商，和平解決。

周恩來先生說到浙東還有衝突，這話便使我們不解，共黨不是早在

### 目錄

- 局部衝突爲何還不停止 于遠
- 人民的失望和不滿 錢孔淵
- 怎樣解救失業和罷工浪潮 錢實甫
- 釋一左 張玉玲
- 廖承志的被傳和釋放（通訊） 朱正倫
- 中共的特務工作 丁仁
- 張君勱的修養（柳亞子的牢騷）
- 堅決反對釋放葉挺（讀者來書）
- 「中共中央關於項袁錯案的決定」（參考文件）

去年十月，就已公開聲明，爲避免衝突，揚子江以南的「新四軍」已全部北渡過江到蘇北魯南去了！何以現在蘇東邊有共軍呢？是「新四軍」並未北渡？抑周恩來先生願爲浙東的散匪負責？這祇有周恩來先生知道，或者是共產黨在宣傳上自己脫了節，有此矛盾。事實上，浙東現在根本沒有政治性的軍事衝突，我們身處浙江，比遠在重慶的周恩來先生當然要清楚得多，而在停戰命令上，更明白載明：「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及揚子江以南之計劃之繼續實施並不影響。」

雖然如上種種所述，但直到今日爲止，我們還不願意，以懷疑的眼光去測度共產黨領導人對停戰是否具有誠意，以及各地共軍的繼續進攻，是否爲中共整個新的有計劃的行動，但事態的演變，却實在愈來愈使我們，不得不放棄對共產黨原來的信任和期望了。

當然，最大的原因，是共軍自己指揮不靈，他下級幹部成見未消，意氣用事，曲解命令或不尊重命令，要造成優勢的既成事實，獲得調處執行部的承認。不過，共產黨既然誠實實踐停戰，共黨領導人便應該向下級加重解釋和教育，指出這一次停戰，是全共產黨真心誠意和國軍停止衝突，任何一個幹部和黨員士兵，都必須深深了解，絕對進行，不得違背，而對於那些奸門逞能不執行停戰命令的幹部和黨員，共產黨領導者，必須毫不縱容姑息，拿出決心和魄力來對他們作公開的批評，甚至公開聲明放棄領導關係，讓調處執行部採取有效的處置。以上二種工作，現在做還不會遲。

我們一方面，急切期待共產黨這樣做，一方面更希望政府、中央、調處執行部、三人委員會、政治協商會議，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乃至我們人民自己，一致迅速來做下面幾項補救辦法：(一)調處執行部的執行小組，工作加速，對於不願意後撤二十英里，以及不願意撤回到十三日下午十二時以前原駐地點的部隊，要予以公開宣佈，並作有效的處置。(二)政協會議和參政會的軍事考察團，要迅速出發，最好還能增加組織，以便分布各地考察，將真相公開發表。(三)爲補救軍事考察團的不足，讓各大城市的新聞記者前往衝突地區考察，將真相公開發表。(四)立即實現恢復交通的協議，共軍不得阻止修路工程的進行。(五)人民自己一致起來監督停戰命令執行的成效，爲調處執行部的後盾，用各種和平的方法，發表我們的民意，發表對於

新 潮

# 怎樣解救失業和罷工浪潮？

抗了八年的苦戰，勝利後的經濟恐慌和失業恐慌，已交互而來，且互爲因果，不能遏制了。關於前者，表現在物價高漲，工廠停閉，關於後者，表現在失業浪潮和罷工風潮的不斷擴大。因爲前者，使在業者發出改善待遇的呼籲，失業者發出獲得工作的要求，自然，失業浪潮的主要原因還很多，復員工作不僅沒有「復員」，即連「復原」也沒有做到，多數敵僱工廠、公司、行號、學校封閉停業了，多數戰時機關部隊撤了，再加上從大後方還鄉來的人民，在戰爭中喪失了土地跑來都市的農民，都需要獲得工作，生產者和消費者一齊擁塞在都市裏面，怎麼會不形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

目前發生在收復區都市裏的失業恐慌和罷工風潮，絕不僅僅是都市中的問題而已，它實際上是和農村問題，建設問題等等，都爲整個戰後中國問題的一個部分，要解決他，不能僅靠都市行政當局，而需要全國的注意和努力。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嚴重迫切的都市社會問題，到今日我們才看出政府，特別是主管社會行政的當局，事先一無預見，臨事一無辦法。雖然，前面說過，這是整個中國現實問題的一部分，不是社會部單獨所能爲力，但社會部身負其責，表現得何等無知和無能，何等令我們失望！

要指出形成目前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復員極其麻煩的，我們不能不將它歸因到戰爭八年的消耗和敵偽長期的剝削，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長上面去。不過，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問題罷工風潮之不同點，是中國並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她是一個貧窮落後的次殖民地社會，戰後社會問題的發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並不懸殊而不同的原因不同，中國是因爲長期嚴重的貧窮絕症，生產不足，物資奇缺，復員工作中的無計劃無方法，再加上戰爭期中通貨膨脹，游資充斥，生產停頓，商業投機活躍，貧富懸殊，以致除少數金融和商業資本家、戰爭暴發戶、貪污的官僚以外，廣大的中下階層工人、市民、窮苦生活者，統都陷於赤貧不能生活的境地。尤其重要的，

袁孔淵

破壞停戰者的公開譴責和批評，特別是衝突地區的人民，要用各種方法，向全國報導停戰命令生效以後的衝突真相。有人認為目前應停止宣傳戰，這話似應修正，目前新聞界應該忠實報導衝突真相，讓人民來認識誰是誰非，不必隱諱。

我們不能放棄對於停戰與和平的信心與努力，尤其重要的，要能在此時分得清是非，辨得出忠奸，以民意和輿論來督促命令生效。

### 人民的失望和不满

文偉

政協會議自從進入分組協商議程以後，進展得很為緩慢，大會一再展期，殊令人民失望。而尤為不解者，在意料中必有嚴重討論爭執，關係國家人民利害的建國綱領，已經獲得協議，反之，對於急須解決的軍隊國家化，國大代表等問題，倒為大家爭論不決。傳共黨已同意承認國大舊代表有效，但須以國府委員會中共黨佔三分之一為條件。什麼叫「條件」？實為大家所不願聽，討價還價，這不是黨派分離是什麼？人民對於黨派的擅自分配國府委員名額，本已不滿，而今又居然拿國大代表為「條件」，這成什麼話？國大代表來自人民的合法選舉，較之三人一黨，五人一夥的黨派，才是真正的人代表，不容「各黨各派」否認得了，也不怕政府不予承認，如果有人敢拿國大代表來做分贖條件，人民當誓死反對！

其次，人民本來對政協會議諸代表寄託着無限熱烈的期望，現在開會二週多來所表現者，祇見到政客，野心家的擴張無聊，他們對國事對人民的願望，不備無知而且無能之極，放棄人民切身問題不談，一味斤斤於私派私利官位權利的爭奪，譬如以中間黨派為號召的「民主同盟」，從這次他們幾位代表的行徑看來，便我們完全認清了不過是一個政客集團而已，他們提不出明確具體的政治主張，祇能做別人的傳聲筒，而同一同盟的代表與代表間，前後自己提出的空洞主張間，莫不矛盾乘虛，笑話百出，這些人那裏够得了做人民代表？又那裏能容許他們對政權的分贖？我們到今天，能够原諒政府應付忍讓的苦衷，却禁不住對那些以所謂各黨各派身分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們，表示深深的失望和不满，什麼是政治協商？果然還不是黨派分贖而已嗎？可是我們人民却不願聽也不容許分贖啊！

本來勝利以後，交通可以恢復，秩序可以安定，物資得以流通，工廠便可開工，工商業有生氣，其他文化、衛生、公用等事業，連帶能够繁榮起來，失業的現象雖不致於絕對沒有，但決不會成為巨大的恐慌浪潮，但在中國勝利之後，接踵便是內亂，槍聲不絕，交通破壞，物資滯塞，煤電缺乏，開工的工廠不能盡量生產，停閉的不能恢復開工，以致在業者朝不保夕，生活永無改善之望，失業者更眾口嗷嗷，不知何以度日了。

所以，造成今日都市失業浪潮和罷工風潮的遠因，固為中國社會的貧窮和八年戰爭後的經濟恐慌，近因却在於國內政局的不安，內亂的擴大。要消除風潮，祇有立刻實現國內和平，在統一安定的秩序下，使生產恢復，物資暢流，都市各部門都能容納無業的人民，在業的勞動工人，以及新給生活者都能粗粗生活，逐步獲得改善。

我們不知道那些依靠投機得來的武裝，以破壞交通，阻止復員，爭奪槍桿地盤和官位為能事的集團，以及今日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以人民代表自命的各黨各派諸公，會否想到政治上爭奪權利的結果，已經使得廣大的工人羣，一切新給生活者，陷於失業和不堪一飽的深淵，如果內亂不能馬上平定，失業的恐慌和罷工的風潮，祇會繼續擴大下去，國家僅存的一點點元氣，勢必為內戰斷喪淨盡，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非宣告完全破產不可。

要解救目前的失業浪潮和罷工風潮，僅僅依賴都市行政當局臨時枝枝節節的應付，並且將它當作單純的勞資糾紛來調解，已經無濟於事了，必須由中央政府各部門，乃至於全中國上下一致來注意重視，全力來解救。怎樣解救呢？最迫切最主要的前提是立刻中止內亂，恢復交通，才能讓人民獲得蘇息，整個社會活動重趨正軌，農以下田，商以歸市，工廠得以開工，一切失業的人民都能够獲得工作，物價能够穩定，在業者沒有凍餒之虞。其次，我們願意提幾點具體的辦法，希望全國上下，社會各界予以採納和實行。

- (一) 經政府接收的敵偽工廠，無論已否合併，應該迅速復工。
- (二) 復工的工廠，應該完全錄用原有的工人，不得藉故裁視，無故

# 「左」釋

·甫實錢·

「左」，在目前是一個最神祕的東西。它有時乃是神聖象徵，有時又是恐怖

的標記。究竟它是怎樣的一個東西，可以使人感到既神聖，又恐怖，而相並又怎樣的遠呢？

大約青年人一提到了「左」，馬上便會聯想起它乃是革命，前進，積極，徹底之類的代名，一切真善美的至理，莫不包容在內。所以他們最愛自動去「左傾」，更愛自稱為「左派」；凡屬是「左」或「左翼」為名的，莫不歡迎，亦莫不崇拜。至于老年人一聽到了「左」，即立刻有些兒惶懼不安，認為它乃是暴動，搗亂，過激之類的玩意，不禁搖頭嘆息。青年人與老年人的意見，本來是不會相同的，這並不是怪；可怪的，却在同屬「左」，竟會有這樣大的差別。究竟是青年人愛得對，還是老年人怕的是呢？

拿中國以前的解釋來說，「左」的確是一個不詳之物。財官降職，叫做「左遷」；策畫不宜，叫做「左計」；不曉文學，叫做「左言」；欺人惑衆，叫做「左道」，凡是沾着了它的，便不是一件好事。祇有在歐洲的議會中，它才略有好些意思，總是代表着改造急進的方面。但不幸的很，它在真正革命的集團中，卻又不是一個好的名詞。比如列寧就說過「左派」，並且還特為著了一部書，叫做「左派幼稚病」。今日的中國共

產黨，也口口聲聲指不願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可見得所謂「左」，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好的東西。

「左」是一個方位的名詞，我們姑且先拿方位來說吧。如果革命是代表前進的，自然，後退或倒退都是反革命的行動。改造的目的本來在前的，除了前進之外，實無他法。倒走很明白是裏不得的，根本和目標完全反背，祇能愈走愈遠。後退的時候，眼睛固屬仍然向前望着目標，可是脚步和倒走一般，愈退同樣是愈遠。既是如此，可見革命的途徑祇有一條，即是向前。那麼，左轉或右轉，就在前的目標說起來，不同樣是走了歧途嗎？我們斥責向右轉的人走錯了路，向左轉的人又何嘗沒有走錯。

向右轉是和向前恰好成了一個九十度的角，向左轉和向前之差，也正是九十度的角。假如我們迷左轉的不了起，拚命的左轉，那末，更其危險。兩個向左轉，不正是和目標剛相反，和倒走一樣了嗎？三個向左轉，又不正是和一個向右轉，完全相同了嗎？有人說，再向左一轉，便已向前，這是對的；但我們又何必多此四轉？何況轉來轉去，還是在那個地方未動？

有人說：這乃是一種手段，實行其所謂「爭取領導權」的方法之一。革命的目標祇能存在前的一個，革命的途徑也祇能向前的一條，在中國已經有了一位先知先覺的偉大的領袖，作過正確的指示，問題早就解決了。但一般淺薄躁進之徒，却願意步他人的後塵，雖明知中國的革命目標和途徑已有絕對正確的指示，也要故意標新

折用。

(三) 國營或公營的工廠，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復工，可盡量利用封存的敵偽食糧、布匹和日用品，以實物抵付工資，這等於以工代賑，比之拋售敵偽物資於市場，幫助商人獲利機會的辦法，要好得多了。

(四) 如因電力困難而致工廠減少生產或無法開工，應禁止或限制商業用電的浪費，移作生產之用。

(五) 敵偽產業處理局與善後救濟署應該停止託由商拋售物資，將這些物資，救濟一切失業

者。如果「平賣」，必須做到直接廉價賣給生活困難的難給生活者和工人。

(六) 無論公司、行號、工廠的在業員工，應該依照生活指數，隨時由資方調整待遇。學校機關的公務員、教師、警察，也應由政府隨時提高薪給。

(七) 將解決失業問題作為全國的社會運動，由各省市社會行政當局主持，發動政府各機關社會各界成立失業救濟委員會，立即辦理全面的各階層的失業人員登記，擴大現有的職業介紹所，仿照軍政部成立軍官總隊，收容失業軍官，予以就業訓練，分發工作的辦法，收容各業各行的失業人員，予以就業訓練，隨時介紹安插到各機關工廠行號中去，經費來源可利用封存的敵偽物資，和善後救濟署發給的糧食、衣着、和日用品。

失業浪潮和罷工風潮的能否解決，已經成了復員和建設能否進行的試驗。我們要求政府和各黨各派及社會實業，趕快注意，速止內亂，不要讓風潮擴大蔓延下去。問題萬分嚴重，再不能延遲了。

(完)

立異之濫唱高調。但這種花樣是不會有人相信的，因為他們乃將革命的道理根本不談，祇從手段上面巧弄玄機，無人跟着他們去跑。于是不斷的大喊其左轉，加緊其左轉，把無辜的羣衆轉得滿頭是汗。他們的心裏開始感到滿意，完成了爭取領導權的野心慾。他們又會向羣衆說：我們才是積極的，熱烈的，奮鬥的，不像那些走中庸大道的人，一步一步的向前緩進。綁票的土匪賊途伴虞返真，第一件緊要的事乃是將人的雙眼蒙上，再將車子故意左轉右轉的亂走許多岔路，然後到家。這樣，被綁的人便不會發覺他們的機關。所謂「爭取領導權」的手段，用意便不過如此。其實，到底還是向前去走，所以到了良心發覺的時候，還是不知不覺喊出「三民主義萬歲」的口號來。

四個向左轉，結果仍是沒有轉，這又如何自解呢，聰明的人又有他的法寶搬弄出來，這是所謂「辯證的發展」。兩個左轉變成倒退，再一個後轉不就是向前嗎？這是「矛盾的統一」。三個左轉變成了右轉，再一個後轉不就是左轉嗎？這是一否定之否定」。四個左轉恢復原狀，並不冤枉，因為時間上已有差別。這是一從質變到量，從量變到質」。辯證法本來是很好的，不幸這樣的一來，却變成不可思議的東西了。

此外還有一種解釋，用以掩飾其冤枉！——認識不清的走入歧途。他們並不認目標在前，却說從正面直接走去，不免迂緩，祇有左轉才是一條捷徑。姑且假定這種說法是對的，中間大道雖然平坦，可是太遠；左邊的捷徑雖然險陡，可是最近。但我們要先仔細的想過一下，革命的路並

非只要一個人走通，就是問題的解決；它是要大家去共同行走的。那麼，捷徑固然很短，如果祇能容下一人一騎通過，勉強將大多數的民衆逼進這條狹窄的羊腸小路，達到目標的時間又是如何呢？何況在這條懸崖陡壁的途中，危險非常，督策再三，不免要無故犧牲若千的生命，無故傷殘若千的肢體，時間既長，損失又大，究竟用意何在？可見左轉的捷徑，並非較好的革命之路。

狂妄的所謂革命領導者，却不是這樣的想法。他明明知道這種辦法是不妥當的，因為于已有利的緣故，雖然犧牲大家，也不妨去走。而且小路無論如何的險阻困難，却是捷徑，一個人或極少數的人首先跑去，不難安全的最先達到。于是這些所謂領袖們已經成功了，其他的人縱令犧牲，又與領袖何干！在他們的心裏，革命是可以包辦的，祇要少數領袖們能達到，便是革命的成功了。至少，他們大可以對着走中庸大道的人，驕傲的自誇，首先到達革命目的地的是他們。同時又對着大家宣傳：你們看，祇有走我們的途徑才得快，乃大喊其「革命的向左轉！」

從革命的觀點上來看，前進的人固屬很多，後退與倒走的並非沒有，而站在原處不動的更其可觀。即全同向前來的人，也有快慢不同，絕對不能夠求其完全一致。革命的用意，是為的大衆，必須要求大衆一同前進，後退的人勸他向前，倒走的人勸他回頭；不動的人勸他開步，走慢的人勸他加快。並不是只顧一部份人的前進，把後退和倒走的人殺掉，甚至於把不動的人也一律斬首，來純化革命的陣營，不幸有些狂妄的革命領袖們，便是如此。有時更加重的說：革命與反

革命是不共戴天的，爲着革命陣營的鞏固起見，首先便要徹底肅清反革命者。於是多數不知道動或不趕快走的人，還沒有接到任何的勸告，便已在反革命的頭銜之下，慘被犧牲。因此這種革命的開端，是起于人類的大屠殺；而它的發展，也是成于人類的大屠殺。更有甚者，把許多人趕上了一条幽暗的小徑，擁擠得非常不堪，行走不動，反說這是因爲反革命力量的存在，非先殺掉不可。于是在他們所指定的左轉大道中，又發生了一次新的屠殺。

革命的向左轉，這一條不通的，難通的路如何的通呢？他們有的是革命手段：把官殺通！殺來殺去，殺得只剩一二個好漢出頭，他們反而會傲然的說：好容易，從反革命的重重包圍中，殺將出來！本來，社會問題是有人類才有的，把人殺完了，不就是徹底解決問題了嗎？張獻忠有一首詩道：「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如果殺得出一條革命的大路來，張獻忠乃是我們歷史上的第一個革命英雄了。不幸，他做得並不徹底，還留下一些沒有被殺的人，到今天再提倡從左邊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樣的「左」可以名之爲「左傾的神經病」！

啓。下期本刊出版日期，適爲農曆年節，印刷工友休假，特延期於九日與第四期改出合刊。

(重慶通訊) 廖承志是國民黨先烈廖仲凱先生的獨子，現在還只有三十九歲。他在政治生活上，並沒有繼承遺志，倒是一位共產黨的健將。廖承志從小就愛好藝術，直到現在，他對西畫的油畫、素描、和國畫的山水之愛好，興趣很濃，技巧也很好。他又是個話劇的愛好者，在延安曾經數度任過導演，寫作也很有素養。戰前是延安共黨紅色新中華報的主筆。

廖承志就是這樣一位多才多藝樣樣來得的人物，共產黨當然不肯輕放過，尤其是一先烈遺囑「這一條件太可利用，所以共黨很重用他。除了過去在陝北「蘇區」，為他造成文化界和青年界的相當地位外，三十年新四軍皖南事件後，共產黨就派他負責港澳以及南洋各島文化界的「統戰工作」(即「統一戰線工作」)的簡稱，工作內容為聯絡爭取利用。當時港澳和新加坡一帶，左翼文人之多，聲勢之盛，大大有助於中共，不能不歸功於廖承志(上海方面為潘漢年)。

### 廖承志的被傳和釋放

張玉玲

「一二、八」以後，廖承志回粵，住在曲江，仍負着協助撤退港澳內歸左翼文人之責，他自己的工作關係，是共產黨中央南方局改組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由周恩來領導)。

那時南委設機關在粵東界的大埔深山中，擁有長短槍一百多枝，並架有大型電台，和重慶延安及南方各省委聯絡，南委當時活動主要為：(一)發展武裝(成功的是後來的「東江游擊隊」現稱「華南抗日游擊縱隊」)會生王作堯部，其他幹部等都有秘密武裝。);(二)建立根據地(口號為「鞏固老蘇區，發展新地區」)，用

以擾亂敵南各省抗戰大後方，並發展珠江流域的根據地。(三)籌款(中共術語是「搞經濟」)「自給自足」，用「打漢奸」罰款方式，向農村富戶和返國華僑，化裝土匪綁票勒贖餉款，維持黨的活動費用)，此外便是由上面三項工作運帶而起的：煽惑農村壯丁逃避兵役，抗租抗稅，吃大戶，勾結土匪，最後準備暴動(南委當時對時的估計，認為內戰已經到來，需要暴動了。)

就以大浦山中南委機關所在地附近數十里來說，那裏早已是政令所不能到達的特殊區域了。三十一年夏，南委機關被政府破壞，除書記方方在逃外，副書記張文彬，組織部長郭X，宣

傳部長(一度代理書記)徐X等都被扣押，廖承志受這次事件影響，連帶的被傳訊，地點在曲江。

郭徐二人先後覺悟能轉，脫離共產黨，和這同時，還有共黨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省委唐X，路X等多人脫黨，參加了抗戰工作，從此蔚成一個巨大的脫黨風潮，前後脫離共黨的幹部黨員計達四千八百餘人之多，共黨自稱那時為「革命低潮時期」。張文彬轉變較遲，到三十三年也完全覺悟，寫下了一篇懺悔過去願意放棄共黨生活的自白，不幸第三期肺結核奪去了他的生命，不能使他為祖國為抗戰獻身救命了。

郭徐張謝等人的轉變，和風起雲湧的脫黨風潮，對於廖承志的刺激是很大的。起先他閉口不談政治，純粹以飲酒繪畫來消遣時日，並想念他在曲江的愛人不止，在他房內，掛滿了模特兒畫像，其中有一張是他愛人的像片，金邊腦中記憶的影像，撫摹而成，但形體酷肖，可見廖承志的繪畫技能很好，但也可看出當時他的心境是如何的苦悶了。

到張文彬死後，廖坦坦承認過去共黨生活的沒有意義，共產黨的若干嚴重缺點，但表示政治消極，願意脫離一切黨派，到農村去當一個良善的老百姓，廖的這一覺悟轉變，雖不免近乎消極，但還是很可寶貴的。

廖在傳訊期中，最高當局一再電令予以優待，他母親何香凝先生，也不時寄錢接濟他，所以生活很好。三十三年十二月，敵寇有侵犯粵漢路兩側

的空氣，當局為保護廖的安全，特派飛機一架，迎他來重慶，果然不久，敵寇便大舉進犯，廖早已安抵重慶了。在重慶住滿一年，因為政府和中共談判有結果，廖承志頭一個獲得釋放，很可使關心的人士欣慰的。

共產黨方面自然想繼續運用廖承志，所以在毛澤東的主使下，去年五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選舉了廖為候補中委。

廖仲凱先生本人是為國民黨一生奔走革命，遺下子女(廖承志的姊姊廖夢醒)各一，却都做共產黨，離開「承志」二字很遠，實不免使敬仰仲凱先生而又期望承志先生的人士失望的呢？



# 中 共 的 特 務 工 作

朱 正 倫

一、中共的重視  
特務工作，中共叫做「保衛工作」，又叫做「奸工作」。這一工作與「偵查工作」不同之點，即「偵查工作」是消極的，是防守的；此一工作是積極的，是進攻的。中共自六中全會提出長期抗戰，加強特務工作之後，對這工作便有了積極的行動，以前的一「政治保衛局」，現在的社會部（地委以上各級組織，都設有社會部）就是主持這一工作的首腦，新四軍叛變以後，黨內動搖日甚，黨員自首日衆，黨的組織破壞日多，中共鑒於情勢危殆，於是除了一「偵查工作」外，對特務工作，更作大規模的政務。中共認爲黨的組織能否鞏固與健全，將視這一工作的成就如何以爲斷。所以會經着實指示他下級：

「應減少其他政治組織部門工作，來充實這一部門工作」，中共對於特務工作的重視，於此可見。

二、中共對特務人員的選擇

(一) 黨內有歷史者。(二) 努力工作忠於他的組織和上級者。(三) 所謂「埋頭苦幹之無名英雄」。(四) 不亂語亂道者。(五) 注意和重視保衛工作者。(六) 絕對服從黨的領導者。

三、中共對特務人員的要求

(一) 要認特工爲終身事業。(二) 要忠於馬列主義。(三) 「反內奸」「反脫黨」「反頑固」「反反共」。(四) 協助地方黨部，佈置地方工作。(五) 工作風不必刻板。(六) 建立各部門集體領導討論會，討論各種特務問題。(七) 在各種機構領導下，建立特工人員經常會議制度。

## 四、中共軍隊中的特工

中共對一般的特工固然很注意。中共對軍隊中的特工尤爲重視，因爲軍隊爲中共從事磨擦，奪取政權的首要武器，中共對其軍隊的掌握自不肯稍有忽視。其軍隊中特務工作大略如左：

(一) 旅團以上組織「除奸委員會」，以政治委員任主任，所謂「除奸委員會」的工作方針，均由其決定。(二) 嚴格防止足使幹部政治認識動搖或墮落的引誘。(三) 對幹部經常檢查。(四) 特別注意新兵工作，在新兵集訓期間，組織部門和特務部門一齊動員。如果發現所謂「搗亂份子」，立即洗刷，對可疑份子，立即登記。

其在新兵分散各部隊時，則詳細的將各個分散的性格背景，通告各該部隊長官注意。

## 五、中共特工活動一般

在中共中央通令其下級大模範開展其特務工作以後，中共各地的特務工作，有如下的活動：

(一) 或舉辦特工訓練班，派往政府各機關部隊中，從事偵察和煽動。(二) 或秘密拉攏漢奸土匪。(三) 或組織暗殺隊，刺殺政府方面黨政人員或「反共」份子。(四) 或組織特工隊，謀殺他的脫黨黨員。(五) 或偽造情報，煽動政府方面的軍政聯繫，或假造謠言，挑撥國軍軍民感情。

## 六、中共特工的透視

中共爲潛查組織，檢查黨員，檢查情報，會有社會部的建立。該部近對煽動工作，向下級有所糾正，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共特工的執行情形是怎麼樣的。

(下接第八頁)

## 張君勳的修養

張君勳在以前幾屆參政會主席團中，向不肯讀國父遺囑，也不肯唱國歌，又不肯向黨國旗行禮，曾有一參政員據以詢參政會王秘書長。詢問者說此人簡直不配做國民云云。

不知道在這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中，張君勳還有這特殊修養否？

## 柳亞子的牢騷

柳亞子之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起因於「一，二，八」前，柳在香港，一味發洩個人牢騷，與其他黨派份子竭力攻擊政府，而牢騷之由來，起因於重慶×先生遲寄兩個月津貼費，柳自被開除後，牢騷愈來愈大，今日以「民主」戰士自命矣。

# 堅決反對釋放葉挺

讀者來書

新潮編輯先生：

在釋放政治犯聲中，共產黨提出釋放葉挺的要求，這一要求之荒謬無理，殊出我們意料之外。

我們堅決反對政府接受這一要求，理由有二：第一、要辨清葉挺是否政治犯，抑是軍事犯？葉挺不是共產黨黨員，而是國民政府統轄下的現役軍人，他犯了陣前叛變襲擊友軍的大罪，當然應按軍法予以懲處。

第二、要研究葉挺究竟是否有罪？皖南事件

，在共黨對外宣傳說是國軍「消滅」新四軍，但從共黨內部的「反項袁錯誤鬥爭」運動，以及秘密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見本期特載)看來，事件的起因，明明是共黨東南局負責人副軍長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但葉挺既身為軍長，當然應負全責，所以葉挺實罪無可赦。葉挺既不是政治犯，而又確實犯了滔天大罪，如何能予釋放？與共產黨又有什麼關係？如果政府依從共產黨要求，這不是拿國法網紀當兒戲嗎？如何能叫全國軍民心服？我們以人民的立場堅決反對這一要求，希望政府慎重考慮！慎重考慮！

讀者丁仁上 一月二十四日於杭州

(上接第七頁)

這指示說：「不應將頑固份子認為漢奸，更不可將一切國民黨紳士地主都當做特務人員，更不可將中間派都當作頑固份子。」

這反映出中共的特工活動，已走到一般化，不分青紅皂白都在他們「除一」之列了。

又說：「必須根據黨的民主政治方針，真正的提高革命警惕，反對鋤奸工作的極左傾向。因此反對無證據的無法律的亂捕殺，反對嚴刑逼供，虐待犯人，要把革命的法制精神，審判敵人。依靠偵查，根據證明，廢止刑罰。」

這又反映了，中共特工的活動，不知「鋤」

錯了多少好人。又說：「黨的鋤奸工作，須以勵行肅清內奸(進行反奸工作)為主要任務，同時在反奸細鬥爭中要防止造成黨的恐怖。」

這更反映了中共特工的活動，在黨內反犯了左傾毛病，不知冤殺了多少同志。(完)

☆皖南事件參考文件☆

## 中共中央

### 「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

(1)「國共合作」開始，項英從贛南到建南昌後，第一次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發表的演說，喪失了黨的立場，充滿了向國民黨投降的機會主義觀點。

(2)東南局在南昌時期(當時項英任東南局書記)，「中央」曾屢次要求項英作詳細報告，而項英却置之不理。

(3)新四軍開抵皖南後，項英，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對於「中央」的屢次指示，不加討論，不加執行。部隊情形，甚至人槍數量亦不詳報「中央」。

(4)「中央」曾屢次指示新四軍須猛烈擴大，根據地須積極發展，除新四軍之江北部隊能執行指示外，項英，袁國平恰恰相反，實行精兵主義，執行所謂部隊正規化運動，不擴充部隊，不發展根據地，死守皖南。

(5)當「中央」指示新四軍須轉移陣地，向北發展時，項，袁則以南方革命運動重要為藉口，按兵不動，且圖以少數部隊作孤注一擲進擊國軍，並稱：打了勝仗再和「中央」說話，萬一失敗了便打回江西老家去。

(6)項，袁對抗「中央」，軍閥行為的機會主義錯誤，事實上重蹈了張國燾錯誤，並成為國民黨的俘虜，而招致了皖南事件的慘敗。

(週刊)

# 潮 新

主編人 袁 孔 淵  
發行人 張 太 風  
發行所 新潮出版社  
杭州學士路思益坊四十一號  
印刷者 當代出版社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期定價國幣二十元